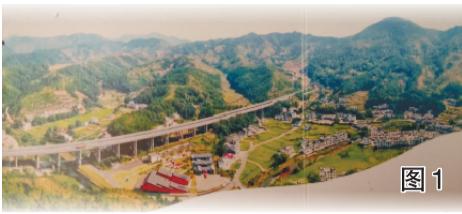




# 探访官田中央兵工厂



韩小蕙



图2



图3

1978年走进南开大学前,我当过8年青工,我们厂是北京最大的军工厂,代号774,社会名为北京电子管厂,拥有上万名工人,上下班的人潮堪比一条大河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们厂是中国最先、最顶端的现代化电子工厂,生产的是电子管、半导体,我印象最深刻的是,进厂不久,厂里就收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嘉奖令,表彰我厂生产的电子管用于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的首颗人造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。那正是我青春年少初长成的阶段,8年流水线上的劳作,给我的灵魂里注入了工业基因,在后来的人生中,但凡见到“工”字,就如同一只小鸟飞入森林,浑身的血液马上就沸腾起来。

同时,作为“50后”的一代人,我早就从字面上认识了兴国,因为从小就读过很多红色经典,知道位于江西省赣县地区的兴国县,曾是苏维埃模范县,中央红军在那里开辟出了一片红色的天和热烈的地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电影里听过兴国山歌,开头是一句高亢的“哎呀来——”,女声唱得特别激情,真如裂帛一样穿透屋瓦,直冲云霄。

直到去年12月,我才有机会去兴国,才亲眼看到在那里的大山中,曾经有过一个我党我军最早创办的军工企业——官田中央兵工厂。可不能小看了它,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创办的第一个大型兵工厂,后来被认为是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起源。

兴国的大山峰连峰,岭连岭,望也望不断,从半山腰至峰顶白雾缭绕,像披上了一条雪白的项链,绿色山峦秒变“大雪山”。幸亏大山也有喘息的间隙,于是官田村就在小盆地里安下营盘。那时不像现在,上了汽车,高速公路就把你送进大山了,所以白军畏惧

山高林密掩护下的苏维埃红区,不敢轻易来犯。于是在1931年10月,中央兵工厂在官田村点燃了第一个打铁炉,星星般的小铁花像礼花一样四射飞迸,铁锤“当当”声里,飞出了“红字”第一只凤凰,转瞬化身为闪亮的“红字”第一把大刀,威风凛凛,亚赛天边最夺目的抹火烧云。

我在墙边码放的一摞小木箱前停住了。这个车间,当年是由一座祠堂改建的,现在仍保持着原貌,残破的墙壁修旧如旧,当年的老物件——桌椅、板凳、床铺、打铁炉、工具箱等一应“历史功勋”,虽然陈旧得像弯腰驼背的老人,却仍挺直地站立在灰白土地上。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些盛放手榴弹的木箱子,它们是由条状木板钉成的,体积和现在装水果的纸箱差不多。以前我还真不知道,自己无数次在书里、影视剧中早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手榴弹,身价真不低,竟然有着这么“隆重”的包装。还有也很“隆重”的包装,是旁边墙上挂着的旧蓝布子弹袋,那里面装的子弹竟然比两个拇指还要长,红铜色,头尖尖,像一把刚出鞘的小匕首。战争是血与火,钢与铁,肉与灵,死与生,杀戮,挣扎,拼命,大刀与长矛,枪声与硝烟,生离与死别……

让我颇感惊异的是,兵工厂的师傅和技工,有不少竟然来自广东和福建,他们开始纯粹是为挣工资、养家糊口而来的。后来经过夜校学习、政治教育,工人们的思想觉悟有了大的转变,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在革命大熔炉里锻造出坚定的革命战士,有的还成长为红军、八路军和解放军的优秀将领。

这又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工厂生涯,我深知工人们之间那种特殊的兄弟姐妹般的关系,一人有事就是全班组

有事,一家有难就是全车间的困厄,甚至全厂顷刻之间都能动员起来帮忙。因此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出,在战火之中的红军兵工厂里,那种人与人、人与军队、人与党、人与社会、人与时代、人与残酷战争的关系——那是一幅气壮山河的画卷,令人动容动情。

这个中央兵工厂刚成立时,设备极其简陋,全部家当只有4座打铁炉,还有一些老虎钳和锉刀,主要工作就是手工修理枪械和复装子弹。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,厂里什么都缺,300名兵工厂凭借着革命热情和顽强意志,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艰苦奋斗,筚路蓝缕地建设着自己的工厂。到1934年5月,兵工厂在官田村的两年八个月时间里,累计配制了4万多条步枪、40多万发子弹,修理了100多门迫击炮、2门山炮、2000多挺机枪,制造了6万多枚手榴弹、5000多颗地雷,有力地支持了反“围剿”斗争,为红军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我迈进了第二座祠堂,这是兵工厂的第二个基地。灰白砖砌成的一间间小屋子,门口挂着有“总务科”“后勤科”“医务所”等字样的小木牌,白底黑字,让我觉得越看越熟悉,越看越亲切。百年前大山的隔绝,并未割断现代工业的血脉,兵工厂虽极其简陋,但体制完完整整,制度正正规规,厂里设有总务科、弹药科、枪炮科、利铁科、护厂特务连、运输队、后勤科、医务所和工人俱乐部……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,不由让人感叹;这里真的是新中国军工业的雏形啊。几十年后,我们774厂的建制,基本就是这模子复制出来的,也有这科那科的,甚至也有一个医务所和一座工人俱乐部,你说神奇不神奇?所以我完全认同后来者对它的评价:

“官田兵工厂的建立,开创了我党工史上工厂化制造军火的先例,在工厂管理方式、专业分工、薪酬分配和职工思想

## 拒绝人生“烂尾楼”

陈鲁民

出版了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卷之后,下卷始终未能完成。杂文家李敖曾直言批评“胡适太懒”。胡适的主要毛病是涉猎太多,导致精力四散,分身无术。

文学写作也有不少“烂尾楼”。北京某著名文学期刊主编曾说,一些写作者在小说写不下去时往往会选择放下,去写新的,结果新的小说写一半又写不下去了,继续放在那里,就成了一座座“烂尾楼”。这种表现,主要是因为写作者的思想高度与写作能力还不够高,写起来很吃力,举步维艰。但如果这两个高度跨不过去,不可能换个地方就能过去。这时候就需要硬着头皮写下去,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,一定要把这两个高度翻越过去,否则,只会产生一座座毫无价值的文学“烂尾楼”。

再譬如,那些追时髦、跟风报的各种“考证”、坚持一周就放弃的健身计划、刚减掉半公斤就偃旗息鼓的减肥目标,才写了三分之一就搁笔的科研论文、圆满硬盘却没怎么打开过的学习资料、拍了一半就下马的影视剧等,最终都是因“没时间”“太难了”“没效果”“兴趣转移”等各种原因而停摆、“烂尾”,只留下“曾经想努力”“曾经努力过”的可笑痕迹。

人生的“烂尾楼”,虽然表现在很多方面,但其本质却多是一样的,大都是在启动时热情大于理性,满怀期待、踌躇满志;在执行中缺乏科学规划,犹犹豫豫、三心二意;遇到挫折时少了韧性与毅力,半途而废、铩羽而归,最终只留下毫无意义的“半成品”。就这样,一座座半途而废的“烂尾楼”,耗尽了宝贵的青春,使我们一事无成,蹉跎了岁月。

常识告诉我们,一百座烂尾楼不如一座成品楼。眼下,各地都在大力筹措资金,为“烂尾楼”解困,已收到不错的成效。而我们生活中的“烂尾楼”,则主要靠自己来解困,一开始要少一点不切实际的目标设定,对未来的困难和挫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;在进行过程中则要多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果敢,保持矢志不渝的决心和毅力。这样,我们就能有效规避“烂尾”的危险,坚定不移而理性睿智地建好属于自己的人生高楼。

## 门把手上的温度

吴昆

我家的入户门,用的是老式黄铜门把手,它不像智能锁那样能识别指纹、发出提示音,却总在指尖触碰的瞬间,悄悄传递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安心,那是家的温度,是归人的信号,也是日复一日生活里最细微的默契。

最早记得门把手的触感,是在童年。那时父母上夜班,我独自在家写作业,每到晚上9点就坐立不安,耳朵竖着听楼道里的脚步声。只要听见熟悉的节奏,我便飞奔到门口,小手握住那冰凉的铜把,轻轻一拧,门开处,是母亲带着一身寒气、说着一句“饿不

饿”的笑脸。那门把手,成了我等待的锚点,一握,就知道“世界”回来了。

后来离家求学,每次假期返校前,父亲总会站在门口,替我拉好行李箱拉链,我转身下楼,走到拐角时常忍不住回头,总看見他仍扶着门把手,身影嵌在门框里,像一幅定格的剪影。那扇门没关,他也没说话,可那半开的缝隙和他握着把手的姿态,分明在告诉我随时可以回来。多年后我才懂,有些送别,不是挥手,而是留一道门缝。

工作后搬进新居,装了电子锁,刷一下就能进门。可用了不到半年,我又换回了机械门把手。朋友不解,说多麻烦,还得带钥匙。我笑而不答。其实是因为,只有亲手转动把手,听见“咔嗒”一声锁舌弹开的那一刻,我才真正感到“到家了”。那种由手传到心的踏实感,是冰冷的金属给不了的。

去年冬天,父母来住了一阵。母亲走后,我在门内侧发现一小块软布,用胶带轻轻贴在把手。她说父亲手腕疼,开门费劲,垫块布好握。原来门把手也能成为爱的落脚点,不张扬,却细致入微,像无声的搀扶,稳稳托住衰老与牵挂。

如今,女儿每天放学回家,第一件事就是扑向门把

手,一边喊“我回来啦”,一边用力转动。她冲进来,一把抱住我的腰,小脸贴在我胸口。那一刻,门把手仿佛也暖了起来,它不只是一个金属物件,更是连接内外的桥梁,一头系着世间的风尘,一头系着炉火的温柔。

在这个推崇“无感通行”的时代,指纹、密码、人脸识别等让门越来越“聪明”,却也越来越沉默。而我仍固执地守着这枚老门把手,因为它记得谁曾深夜归来,谁曾倚门而望、谁又在寒风中为家人留过一盏灯。

每一次握住它,都像握住一个承诺,无论你走多远,总有一扇门,为你而开,总有一份暖,从把手开始,流向心底。

# 满庭芳

### 六万余众开凿运河

1948年11月29日,平津战役正式打响,冀中解放区运输备战的准备工作也已全面展开。华北地区在历史上就有开凿运河、漕船运军需的先例。马车运量少且运距长,水运具有运量大且运途长的优势。水上行舟航道为先,经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批准,交由冀中行政公署工务局主持,于1947年5月开始勘测设计,决定利用古洋河故道为主要河段,开凿一条航线近、运程短的支前运河,命名为“冀中运河”。工程时间紧迫,任务艰巨,10月开工后,河间、献县、任丘等27个县的6万多人共投入110多个工日,完成近42万方的土方工程量,1948年9月,全长96公里的冀中运河竣工。为满足通航的要求,在起点的高坦村、中部的半截河及终点的苟各庄,分别建造闸孔宽6米、闸室长80米的船闸3座。运河宽30米左右,河底平坡,底宽8米至10米,可航行载重20吨以上的船舶。

冀中运河南起献县臧桥高坦村,沿冯家河旧道向北,过商林,到河间县的南八里庄与古洋河故道相接,后曲折北上,经徐家口、半截河至大李庄进入任丘县,复经麻家坞、吴好庄向西北,过陵城至张庄万寿桥,穿过五官淀,北行接小河,最后于文安县苟各庄汇入赵王河。同时,在河间县东八里庄向西开挖3公里的引河。冀中运河开凿96公里至苟各庄,已经连通了子牙河与大清河、白洋淀之间的水运航道。随着解放军向平津地区的推进,支前物资可以通过这条纵贯冀中南北的运河,北上入大清河,运至天津战役的前线,还可以从苟各庄走陆运,运送前线所需的各种物资(见图题)。

冀中运河开通后,更多的船舶投入冀中解放区的支前运输和日常运输。开凿放水通航两个多月的时间里,进出船只3000余艘,运送粮食、食盐、苇席、油类、瓜菜等货物2万多吨,客运近6000人次。

### 人力物力万事俱备

1947年年底,冀中行政公署决定,在马车大队的基础上,组建冀中运输公司,下设船运、马车和汽车三个大队。驻扎献县臧桥的船运大队,以公有的船舶为主力,帮扶联合民营船主,统一组织和统筹调剂水运力量,做好日常物资运输,加强支前运输。冀中行政公署把增加船舶数量作为当务之急,动员各方力量造船。1948年年初,冀中行政公署工务局到滹沱河航线的深泽县和饶阳县两地采购木料,随买树、随破料、随成船、随油捻的流水作业,几个月时间就造出长22米至26米的对槽船30余艘,并将这些船分配给深泽、饶阳县的高庙、昌汉等十几个村中具有丰富用船经验的船工,这批船舶由当地运输部门统一调配,投入支前运输。冀中运输公司筹措10万公斤小米,资助船户建造木船40艘。驻献县臧桥的公营裕东公司,在自有36艘船的基础上,向船户发放实物贷款造船,船舶数量达到126艘。驻冀县的公营裕华五分店,也发放实物贷款给船户,造船83艘。驻武强县小范乡的公营聚隆煤粮栈,组织60艘民间木船投入支前。解放区的公营和私营木船数量迅速增加,到1948年载重15吨以上的木船达近300艘,其中民船占船总数和总运力的60%以上。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从各方面帮扶民营运输的发展,采用提供冬季修船补贴、发放贷款、合理定运费和分成比例、帮助解决生活困难等措施,充分调动民营船主运输的积极性,壮大了水运支前力量。

泊头镇是南运河上重要的码头,1946年解放后的泊头镇改为市的建制。当地人民政府帮扶发展民营运输的政策深得民心,原已离开泊头的船户重新返回,许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天津的船户,也纷纷将船驶到泊头参加解放区的运输。仅1948年3月至7月,从天津来到泊头的民船就有195艘,占当时船舶总运力的88%。当地政府把700多名码头装卸工人组织起来,建立了码头工会。到1948年年底,拥有船舶231艘,成为一支重要的支前运输力量。

1948年12月,中共冀中区党委对支前运输作出部署,冀中军区后勤司令部由后方前移至大清河水运码头文安县新镇,冀中运输公司设立前线指挥部,组织、指挥各种运输工具向前线运送物资。

### 四万余众破冰保航

大清河是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通往天津杨柳青的水上通道,也是军需物资运往天津前线的要道。随着解放军向平津地区进攻的不断推进,原国民党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得到解放,白洋淀水运航线延长至终点杨柳青。天津战役期间正值严冬季节,河水结冰,为把大批物资及时运到前线,民众赶制千余个“冰床”(又名冰排子),把支前的物资放在冰床上,手持顶部带锐利金属的长杆撑动或靠人力拉动,在冰面上运输。1949年1月4日,冀中行政公署、冀中军区后勤部下达关于发动群众破冰保证运输的联合命令,第二天就在大清河部分河段率先试验成功。沿河各地政府紧急动员,下达任务,组成4万多人的破冰队伍,在长130多公里的航道上一字长蛇阵似的摆开,使用铁锤、凌枪、木榔头、镐头、铁锨等简单工具凿冰开河,他们对冰厚的河面集中力量“围歼”,冰薄的地方用土造的破冰船撞击。由于天气寒冷,白天凿开的航道,一夜寒风又封冻结冰,他们就再砸冰开河……船运大队首航的25艘大对槽船,装载着近2千吨粮食、苇席等军需物资,从白洋淀起航,向杨柳青行驶途中,沿河数万人冒着数九严寒,昼夜不停地破冰开河助运。安新县还派出80艘小船,组成破冰护航先锋队,驱逐流冰,防止流冰阻挡和划破船只,保护船队安全航行。船行驶到难行的河道,船工就在河岸拉纤行船,日夜兼程,把前线急需的物资按时运到了目的地。同时,泊头市、小范乡、沧州等地的运输机构也调动大批船舶投入支前运输的行列。

冀中解放区人民在平津战役前开凿运河,增加运力,开辟出一条水上支前航道,在天津战役总攻前夕,4万余人凿河破冰助运,数百艘船舶和千余冰床向前沿竞发,仅用10余天时间就将4000多吨粮、油、副食、被服、器材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,绘就了一幅水运支前的壮丽画卷,为平津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。

